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5) 05-0400-07

试论忽必烈、杨琏真加与江南佛教

孙少飞

(南京大学哲学系, 南京 210046)

摘 要: 忽必烈经略江南佛教有明显的政治意图。通过设立地方僧官系统对江南佛教实施系统管理,任用僧人杨琏真加废毁故宋宫室陵墓以建梵刹,实现畅国威、隆国势之目的;压制作作为江南社会思想文化之重要代表的禅宗,利用江南禅教寺院归属之争,易禅为教;通过杨琏真加主导的禅教延辩使得教冠於禅;设置江南御讲三十六所,扶植教门,压制禅宗。尊教抑禅使江南禅宗地位下降,发展受到抑制,元初禅宗出现衰落气象,扶植了佛教其他宗派在江南社会的力量。

关键词: 忽必烈; 杨琏真加; 尊教抑禅; 江南佛教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志码: A

南宋禅宗承接晚唐五代及北宋之势继续繁荣发展,而以临济宗最盛,激扬宗风、巨擘辈出。禅宗思想以其圆融性的特质日趋世俗化,故深受南宋文人士大夫之崇信。盛行于南宋的儒家理学和心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禅宗思想之影响,出现了对禅学批判性地吸收和融合之趋势。可以说,江南禅宗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南宋灭亡,江南佛教进入了蒙元统治的历史时期。对于新附之地,忽必烈不得不考虑如何瓦解其抵抗力并使其臣服于自己的政权;而针对江南社会文化思想之重要代表的禅宗,他运用了多种策略并通过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进一步实施对江南禅宗的压制并扶植其他宗派,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打压江南禅宗进而扶植在江南地区发展较弱的佛教其他宗派,使江南佛教内部各种力量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以建立蒙元政权在南方的绝对统治。

一、杨琏真加废宋宫室陵墓以兴梵刹

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忽必烈下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1]188},三人均是来自北方地区的番僧。胡相《崇福寺碑记》记载:“至元丙子,混一区宇,大江

之南设总摄所。”^[2]危素《扬州正胜寺记》记载:“扬既归职方,江淮诸路设释教总摄官。”^{[3]330}“江南总摄”亦称“江淮释教总摄所”“江淮诸路释教总摄所”“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属于江南地方僧官机构,其长官为“总统”或“总摄”^{[4]163}。此机构是为秉承忽必烈之意志而管理江南佛教一切日常事务的僧官组织,据黄潜《龙兴祥符戒坛寺记》记载:“国朝至元……二十五年,江淮福建释教都总统所被上旨,凡故所有寺,而今弗存者,俾复为寺。”^{[5]359}总统所秉承皇帝圣旨复兴废弃之寺院是其职能之一。

除设置地方僧官机构总摄所外,忽必烈主要依靠江南释教总摄(总统)杨琏真加实现其对江南佛教之力量的瓦解和再布局。

杨琏真加,河西唐兀人(西夏党项族人),是江南佛教的重要领导者,史传记载他曾在江南地区大肆盗挖故宋皇室贵族之陵寝宫室,收取随葬财物,废毁宫室,以此来建造或恢复佛教梵刹。《明太祖实录》卷第五十三记载危素之言:“夏人杨琏真加为江南总摄……遂发诸陵,取其金宝。”另据郑元祐《遂昌山人杂录》记载:“河西僧冯某,与杨琏真加生同里……杨在江南事掘坟,遂以书招冯出河陇来江南。既至,遂以杭富贵家十坟遗冯,使之发掘。冯父子皆僧也。”^[6]

杨琏真加的此一行行为受到忽必烈之支持,可以说是在忽必烈授意下进行的。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一年九月”条记载:“丙申,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7]269};《元史·释老传》记载:“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8]4521}杨琏真加大肆挖掘故宋陵墓多达一百余所,从中获取了大量金宝财物,“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8]4521}又以此贿赂权相桑哥谋求庇护,相为表里,盗掘宋陵。至元二十二年正月,权相桑哥因杨琏真加之请托,向忽必烈建言:“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塘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亦复为寺,以为皇上、东宫祈祷。”^{[7]271-271}当时宁宗的攒宫已经被毁建寺,忽必烈遂下旨废毁宋南郊祭天台以复建寺院。

杨琏真加的盗陵行为在一些笔记文集中有相关记载,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三“发墓”条记载:“至元间,释氏豪横,改宫观为寺,削道士为髡,且各处陵墓发掘殆尽。孤山林和靖处士墓尸骨皆空,惟遗一玉簪。”^{[9]165}此事件应和杨琏真加有关,据张伯淳为《至元辨伪录》所作序文记载:“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归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挂冠于上永福帝师殿之梁拱间。”^[10]张伯淳所载与陶宗仪所记甚为吻合,当系事实无误。“至元间”具体应指“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春”,时改宫观为寺的事件或许就包括在杨氏所恢复的三十多所佛寺之中,更有道士七八百人剃发为僧。毁道教之四圣观为释氏之孤山寺,连带累及毁坏了南宋隐士林和靖的墓室。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之“发宋陵寝”条详细记载了盗陵经过,文中说:

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急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越七日,综浮屠下令哀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杨髡发陵之事,起於天长寺福僧闻号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剃僧泽号云梦者。初,天长乃魏宪靖王坟寺,闻欲媚杨髡,遂献其寺。旋又发魏王冢,多得

金玉,以起发陵之想。泽一力赞成之,俾泰宁寺僧宗恺、宗允等,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告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及凶党如沈照磨之徒,部领人夫发掘……遂先启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至十一月,复发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9]43-49}

发陵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天长寺僧闻欲献媚於杨琏真加,遂将故魏王坟寺奉上并盗发魏王冢以取其金宝,逐渐生起盗掘帝后诸陵之想;演福寺僧云梦允泽极力促成此事。杨琏真加等河西僧分别盗挖了宁宗、理宗、度宗皇后杨氏等四陵;十一月又发掘了五座帝陵和四座后陵。不仅如此,杨琏真加还收取帝后遗骨杂置牛马枯骼之中并建“镇南”塔以压胜之,欲以压胜之法防止南宋朝廷东山再起。宋濂更明确地指出了盗陵和建塔镇南的关系以及此事始终得到忽必烈之支持,他说:“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江南总摄杨琏真加与丞相桑哥相表里为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请如二僧言。发诸陵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图塔於杭之故宫。”^[11]宋濂认为,毁宋陵源于僧嗣古、妙高,与陶宗仪所记不同;但更明确地指出了此盗陵行为系忽必烈授意、桑哥和杨琏真加相为表里实施的行为;并将帝后遗骨移至杭州宋故宫建塔以镇之。其政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除盗挖故宋皇室陵寝、行厌胜之法以镇南宋势力之外,忽必烈亦授意杨琏真加废毁故宋宫室,以宫室故基设置佛教梵刹,这就是杨琏真加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毁宋宫室建成之五寺一塔。“一塔”即“镇南塔”;“五寺”的具体情况,据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记载,至元“二十二年……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宫者,有司奉行急迫……而犹欲并大建佛寺。”^[12]由此可知,杨琏真加毁宋宫室以建浮屠始于至元二十二年,终于二十五年,前后共用三年多时间。黄溍《凤凰山禅宗大报国寺记》记载:“至元……二十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凤凰山之行宫建大寺五,分宗以阐化。其传菩提达摩之学者,赐号禅宗大报国寺,乘法力以畅皇威,宣天休以隆国势也……旣既蒞法席,则告於众曰:世祖皇帝肇建兹寺,以镇南服,非它列刹比。”^{[5]333}黄溍所记“二十一年”与虞集、陶宗仪、宋濂所记不同,当以“二十二年”为是。凤凰山系南宋故宫所在地,杨琏真加於此建寺五座,分予佛教五个宗派,其中“大报国寺”分属禅宗;据陈高华先生考证,另外四座寺院分别是仙林

寺、兴元寺、般若寺和万寿尊胜寺,分属于慈恩宗、天台宗、白云宗和西藏密宗。^[13]它们都肇基于宋故宫室,据《西湖游览记》卷第七《南山胜迹》记载:“报国寺即垂拱殿……兴元寺即芙蓉殿,般若寺即和宁殿,仙林寺即延和殿,尊胜寺即福宁殿。”其中,兴元寺和天台宗僧允泽关系甚大,《续佛祖统记》卷一记载:“基故宫以创兴源,而规划之、而阐扬之。”^[14]“兴源寺”即“兴元寺”,僧允泽以宋故宫为寺基,规划创建兴元寺;允泽与杨琏真加关系密切。得到般若寺的白云宗和杨琏真加关系亦非常紧密,陈高华先生认为“没有檐八、杨琏真加,就没有《普宁藏》,白云宗也不会显赫一时。”^{[4][174]}而占据仙林寺的慈恩宗,陈先生以为是本寺主持荣枯岩联结杨琏真加的结果。^{[4][174]}万寿尊胜寺属密宗则是出于忽必烈尊崇密宗以及想要在江南地区发展藏传佛教以便牵制江南禅宗的政治策略。黄潜《凤凰山禅宗大报国寺记》早已指出了忽必烈授意杨琏真加於故宫旧地建五座浮屠的真实目的,一者“分宗以阐化”,削弱禅宗在南方社会的影响力,以图压制灭宋之后的对抗势力;二者“以镇南服”,此正与“镇南塔”相契合,以此实现忽必烈畅皇威、隆国势的目的。

二、忽必烈、杨琏真加和禅教之争

如上节所述,忽必烈利用杨琏真加废毁故宋陵寝宫室以修建梵刹,其背后是震慑江南社会、宣扬国势之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则是压制南方禅宗独大之势,借“分宗以阐化”之手段扶植佛教其他宗派,使佛教内部之力量在江南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所以,忽必烈又通过杨琏真加实施其“尊教抑禅”政策。

忽必烈的“尊教抑禅”之态度和政策应渊源有自。在窝阔台时期的试经选僧道的举措,虽因海云印简等禅师的反对而作罢,却间接反映出蒙元统治者对于经教的重视。至忽必烈逐渐表现出明确的尊教抑禅态度。至元二年(1265)二月,他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督纲等官,仍于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1][106]}以是否通晓五大部经为标准来选拔地方僧官。至元八年(1271),北方佛教发生了一次禅教论议,据陈赓《重修棲岩寺碑》记载:“瑞峰钦公禅师……於至元辛未冬,朝廷颁旨,选天下道德兼备者,禅教师德,就燕都设会,令二宗论议。”^[15]时南宋尚未灭亡,故此禅教论辩当局限於北方地区。具体情节史传缺载,只知此次辩论在元大都举行,双方均是道德兼备之禅教师德。忽必烈此时对于禅教的

态度如何呢?同一年“侍讲徒单公履欲行贡举,知上于释崇教抑禅,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书生类教,道学类禅。”^[16]由此可知,忽必烈早在至元八年就已明确地表现出尊教抑禅之态度,而江南禅教之间的矛盾又为其推行此一政策提供了契机。

(一)易禅为教的寺院归属之争

南宋时期,江南禅宗独盛而他宗较没落,故往往会有将教门寺院一变而为禅宗寺院的情况。至元代,教门僧人开始纷纷要求将被禅宗所占据的寺院改归本宗所有,从现有文献的记载来看,禅宗往往处于下风而失去自己的道场。这种情况的产生和忽必烈尊教抑禅的政策相关。据黄潜《南天竺崇恩演福寺记》记载:“我朝尊尚教乘,大江以南佛僧所庐,悉惟其承传之旧。”^{[5][373]}由此可知,“尊尚教乘”是对于教门的尊崇和对其地位之提高,也就是对于江南禅宗的压制;“惟其承传之旧”,是将江南地区历史上本属该宗的寺院而为他宗(禅宗)所据者改易为该宗所有,恢复旧有的寺院历史传承。这对于禅宗之外的其他宗派夺回本属自宗所有的寺院并借机发展本宗来说,可谓是极为有利的支持。

比如,国清寺是天台宗的重要道场,但在宋代已易教为禅,至元代初期天台宗僧人湛堂性澄开始索要自宗的根本道场。据黄潜《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记载:“天台国清寺,实智者大师行道之所,或据而有之,且易教为禅。师不远数千里走京师,具建置之颠末,白于宣政院,卒复其旧……元贞乙未,入覲於上京,赐食禁中,复以国清为言。宣政院为奏,请降玺书加护,命弘公主之。辨正宗绪,扶植教基,使来者永有依庇,师之力也。”^{[17][249]}性澄,号湛堂,出家后依佛鉴钜法师学天台之学,后又依云梦允泽和尚,深加器重、委以要职。湛堂性澄作为天台宗僧,对于自宗祖庭被他宗所据,必会因时而起,据理力争。故他承借当时对天台教门有利的大背景北上大都,具陈国清寺之真实归属以及被禅宗占有的历史事实,得到宣政院之支持,命国清寺恢复天台宗的旧有传承。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395),湛堂又以国清寺之事上言成宗,宣政院请降圣旨重新对国清寺归属天台宗之事加以确认,并请天台宗匠弘公道夫主持国清寺。由于性澄在国清寺“易禅为教”过程中的表现,史称其能“辨正宗绪,扶植教基”。他在元初屡主江南名山,“所至学徒坌集,诸方宿纳素有名者,争趋其座下。海迪奖励,未尝稍倦。教乘四书、小大诸部,讲彻则复始,雄谈博辩,风驱涛涌。有疑而未决者,析以数语,莫不泠然意解。”^{[17][250]}据此可知天台宗在元

初盛极一时的状况。

此外,越州飞来山宝林寺亦经历了改属华严宗的过程。据黄滔《宝林华严教寺记》记载:“越之飞来山宝林寺,华严疏主清凉国师受度之所也。世祖皇帝既取宋,遣大浮图亢公号亢铁嘴者,访求江南化佛灵僧遗迹所在,首至兹山,则斥为禅居已久。佛照大师文萃时方出世南塔,以华严之学开导其徒。亢公一见,深敬服之,亟拜床下。暨还朝,以名闻。有旨诏赴阙,称疾弗行。乃命复宝林故额,定为华严教寺,授以师号,赐以金襴法衣,俾为主持,至元二十一年冬十月也。”^{[5]357}飞来山宝林寺是华严宗祖师清凉澄观出家之地,从历史归属上系华严宗寺院。但在宋神宗熙宁末年,寺因火灾而毁,时任郡守程师孟以三倍於以前的规模复建了该寺并延请禅僧居之,赐名“宝林十方禅寺”。至僧人亢铁嘴访江南时该寺已变为禅宗丛林许久。时有华严宗僧文萃讲华严学於南塔,亢公见之深为敬服,故并将此事上奏朝廷。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月,诏命将“宝林十方禅寺”改回旧额“宝林华严教寺”,且赐僧文萃师号“佛照大师”并请其主持宝林寺。

由上述易禅为教之史实可知,在元初江南禅教之间的矛盾是相当紧张的。禅宗在忽必烈、杨琏真加等尊教抑禅的统治者以及天台宗等教门的双重压制下,其所处的危急状况可想而知。两者之间的争论并不仅仅停留于寺产之归属上;随着至元二十五年(1288)由杨琏真加主导的禅教廷辩使两者间的矛盾达到了总爆发,禅宗之地位开始下降,发展状况受到严重抑制。

(二)杨琏真加主导的禅教廷辩

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记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十九日,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加“集江南禅教朝觐登对”^[18];而《佛祖统记》卷四十八记载“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问法”^[19]。由此可知,参与廷论的有江南禅、教、律三家;主要辩论者是禅教两家。

参与此次辩论的禅宗代表有径山寺云峰妙高、灵隐寺虎岩净伏,主要辩难者为云峰妙高。

云峰妙高,字妙高,小字梦池,长溪人。从云梦泽公(非天台宗僧人允泽)受具足戒,曾参访禅门尊宿痴绝道冲和无准师范,后得法於阿育王寺偃溪广闻。出世宜兴大芦寺、江阴教忠寺、雪川何山寺、建康蒋山寺。至元十七年(1280),受请主持径山寺。二十五年(1288),“魔事忽作,教徒潜毁禅宗。师闻之叹曰:此宗门大事,吾当忍死以争之!遂拉一二同

列趋京。”^[18]所谓的“魔事”,即指教门僧徒诬陷诋毁禅宗,致使二宗北上廷辩。从云峰之言可看出此次论争的严重性和危急性,故而才担当起舍生护法之大任。

虎岩净伏,曾为杭州中天竺永祚禅寺首座,嗣法於虚舟普度禅师,系松源崇岳三传弟子。出世后主持潭州石霜寺。《全元文》卷七五一收录有释净伏所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和《大元国杭州佛国山石像赞》,时间分别是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和九月初九,两文结尾处分别写有“杭州灵隐禅寺主持沙门释净伏”与“住灵隐虎岩净伏”。由此可知,他主持灵隐寺的时间最晚当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三月。虎岩净伏与杨琏真加亦有往来,其所撰之文多有叹美杨氏之词,如“行诸方便,靡有不至,如春在物。不言其功,不言其德,助扬国化,用报皇恩。历尘劫而不泯,廓太虚而常存。”^{[8]161}

参与此次辩论的教门代表有“上竺”和“仙林”,这是以寺名指代辩论之僧人。“上竺”即杭州上天竺讲寺,原为吴越国“天竺看经院”,至元五年改名“天竺教寺”。“仙林”即杭州“仙林慈恩普济教寺”,乃弘传慈恩宗之道场。该寺由洪智智卿肇建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寺额系高宗所赐。当时,智卿避金兵而渡江至临江城,慨叹“教有四宗而三宗盛行,惟慈恩将坠不复流布。乃制行孤绝,日燃香三炷,过中而食,三衣惟布,人不堪其苦。又募缘开版,兼广慈恩及诸宗乘疏钞,一宗皆得圆信。”^[20]由此可知,仙林自创建之始就以弘传慈恩宗为己任。

那么,“上竺”所指何人?据《续佛祖统记》记载,云梦允泽“凡再诣阙庭,世祖神功文武皇帝召见,问佛法大旨,赐斋香殿。授以红金襴大衣,赐佛慧玄辩之号。玺书屡降,光被诸方。使教之冠于禅者,实师之功也……大德丁酉七月十六日留偈示寂于南竺演福。”^[14]据此可知,天台宗僧允泽参与了此次禅教辩论,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是,允泽主持於南天竺演福寺,非上天竺讲寺。允泽和杨琏真加过从甚密,他参与此次廷辩当和杨琏真加有关。李辉认为,“上竺”一指僧云梦允泽,一指僧梓山思恭。后者载于《杭州上天竺讲寺志》卷三之“三十三代梓山恭法师,至元二十二年”^[21]条,除此之外别无记录。梓山於至元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主持上天竺讲寺,从时间上看他有可能参与此次廷辩,但在关乎禅教关系问题上如此重要的一次辩论而寺志却对作为本寺主持而参与辩论的梓山恭的事迹未给予相关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可能的解释即是梓山思恭并未

参与此次禅教争论,故《佛祖历代通载》所记之“上竺”当系南天竺演福寺主持云梦允泽。

“仙林”所指何人?据《(嘉靖)仁和县志》记载:“从胡僧杨琏真加请,因宋故内建五寺……小仙林寺,为五寺之一,即宋后殿基为之。初仙林寺主持荣枯岩结知杨琏真加,请殿基为小仙林寺。”此处“仙林寺”即“仙林慈恩普济教寺”,时任主持为荣枯岩;他结知杨琏真加,欲以故宋宫殿之地基建为“小仙林寺”。寺成之后,小仙林寺就成为弘传慈恩宗的道场。又据《杭州仙林寺戒坛记》记载:“至元中,佑岩法师荣公以前代宿德昭被光宠,奉帝师命,复加今寺额而为坛主。”^[22]按“佑”当系“枯”之误写,枯岩荣公可能是南宋时期弘传慈恩宗的大德,故奉命主持仙林寺。所谓“复加今寺额”是将原寺额“仙林慈恩普济教寺”加一“大”字而为“仙林大慈恩普济教寺”^[23]。寺内有戒坛,“隆兴元年,孝宗改赐额曰隆兴万善戒坛”^[24]。至元年间,枯岩荣公被任命为此戒坛坛主。又普宁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有“至元二十六年”之题记“仙林慈恩普济教寺讲经论传大乘戒广智圆明大师德荣校勘论藏”,由此可知,“枯岩荣公”即“枯岩德荣”,其为仙林寺主持的确定时间当为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期间参与了禅教廷辩。所以,廷辩中教门之代表“仙林”即是仙林寺主持枯岩德荣。

此次廷辩的教门代表均是和杨琏真加关系颇深的天台、慈恩宗僧人,都曾受到忽必烈之礼遇,而禅宗代表径山妙高等人则相对暗淡。据相关记载可知,禅教廷辩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忽必烈分别询问了辩论双方关于禅教的一些问题。对于教门,他先后问了云梦允泽和枯岩德荣讲何经论,二人分别答以《法华经》与《百法论》,一为天台宗之宗经,一是慈恩宗之要论。对于禅门,他问云峰妙高“禅以何为宗?”,云峰结合禅宗历史及其心性理论做了四番回答。第一次,云峰答以禅是“净智妙圆,体本空寂”,从本体论上作了回答。忽必烈又命其再奏。第二次,云峰答以此“体”非见闻觉知所可知晓,非思量分别所能了解。复命其再奏。第三次和第四次,云峰阐述了禅宗之宗门传承史和禅宗独特的接引僧众之方法的施設因缘。最后,忽必烈让云梦允泽和枯岩德荣“看他長老所说教外别传底,是耶?非耶?”^[18]两人都承认南方确有“直指之语”。此一阶段似乎是以教门承认禅宗宗旨殊胜而结束。从忽必烈向两方的问法可知,对教门所问相对简单;对禅宗所问,虽是一个问题,但令其

四番陈述。纪华传据此认为忽必烈有“明显存心刁难”禅宗之嫌。^[25]从云峰以四番论述来阐释“禅以何为宗”来看,前两次的回答系从正反两面总标禅门宗旨;后两次是以禅门传承史等史实典故来说明禅门宗旨施設的因缘。可以看出,云峰的回答是系统而详备的,相较于忽必烈对教门简单地象征性地发问,这样的辩论不会是平等的吧?云峰的“忍死以争”以及详细的廷辩问答足以暗示出此次廷论的紧张性和对江南禅宗的意义。

第二阶段,禅教双方持论。论难双方为云峰妙高和枯岩德荣。先是,枯岩以云峰所说释尊说法四十九年未尝谈一字而问五千余卷藏经从何而来?云峰答以藏经系标月之指,并非人人本具之“净智圆明”,切不可错认。接着又问禅宗得法者多少,答以如恒河沙数。枯岩又分别问了“即今是谁?”“在何处?”,云峰则以禅宗否定式的语言予以回答。接着又问“如何是禅?”,云峰先画一圆相,枯岩不解。枯岩德荣善讲经论,被云峰以禅宗方式问难而不知如何回答是很自然的。最后忽必烈要求禅师坐热油锅中以试其神通,这一策略在佛道第三次辩论中曾用过,忽必烈以此法难倒了参与辩论的道士们;他这里要以同样的手段难倒禅宗。云峰答以禅宗法门中没有此神通三昧。接着,忽必烈传旨双方都无输赢。枯岩德荣认为不敢试,便是输。遭到忽必烈训斥,他体会圣意并总结道:“夫禅之与教本一体也,禅乃佛之心,教乃佛之语,因佛语而见佛心……若是教家,只依语言文字,未达玄旨,犹是顺成门外人;又如禅家,未得彻证,未得顿悟,亦在顺成门外,谓之到家亦未可也。”^[18]枯岩的论述充满着禅教一体的思想,认为不管是禅还是教,明心见性,方为到家;否则都是门外人,未能证悟玄旨。此一阶段的禅教双方持论深具禅门机锋问答之特色,可见禅宗史书对于此事进行了禅化处理。最后结以禅教不二,消解了双方的对立,取消了所谓的胜负。

由上可知,禅宗似乎是此次禅教廷辩的胜利者,但从后来忽必烈针对禅教所采取的措施看,禅宗史书的记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据《续佛祖统记》卷第一《法师允泽传》记载:“师凡再诣阙庭,世祖神功文武皇帝召见,问佛法大旨。赐斋香殿,授以红金襴大衣,赐佛慧玄辨之号。玺书屡降,光被诸方。便教之冠于禅者,实师之功也。”^[14]再诣阙庭和诏问佛法大旨,明显是指至元二十五年之禅教廷辩,由于允泽在廷辩中之出色表现,得到了赐斋、授红袈裟和赐号的殊胜待遇,从其法号

“佛慧玄辨”可看出,他确实是出于善辨、诏对称旨才得到了这样的奖赏。史载其最大的功劳是使“教之冠于禅”。另有两条文献资料可以佐证此事。第一,《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记载:“帝赐讲人红僧衣,令说法人与佛齐等。”^[18]红僧衣是忽必烈独赐予讲经法师的,目的是要尊崇教门。佛穿红僧衣、说法人也穿红僧衣,这不能不说是教门僧人的莫大荣耀;第二,刘仁本《送大璞上人序》记载:“至我朝世皇,因嘉木杨喇勒智来,希旨升教居禅之右,别赐茜衣以旌异之,实予其能讲说义文、修明宗旨也……故今宗门以教为重。”^[26]“嘉木杨喇勒智”即“杨琏真加”,他北上的目的是想通过江南禅教廷辩希求“升教居禅之右”,别赐茜衣即是赐红袈裟,以表禅教之异;所持之理由是教门僧人能讲论经文大义、标明教门宗旨;“以教为重”似乎已表明杨琏真加所希求的尊教抑禅目的已经达到。由此可知,江南禅教北上廷辩是以教冠于禅、禅宗地位下降为结局的。

三、忽必烈与御讲三十六所

在禅教廷辩之后的同一年,忽必烈随即在江南地区设置了意在弘传佛教其他宗派的御讲三十六所,他以江南教不流通为由,诏命“天下拣选教僧三十员,往彼说法利生,由是江南教道大兴。”^[18]危素《天宁寺碑记》记载:“江南版图归于元,至元间,有旨命讲师三十有六即列郡诸寺大开讲席。”^{[3]347}又据《大明高僧传》卷二《金陵天禧寺沙门释志德传十二》记载:“至元二十五年,诏江淮诸路立御讲三十六所,务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27]由此可知,忽必烈於禅教廷辩的同一年,设立了江淮诸路御讲所,凡三十六所,占据江南三十六所寺院以充教门讲所之用;拣选天下讲经论僧人三十六人充任讲主。一年之内设置如此多的讲所、派遣如此多的讲僧,无疑是乘江南禅宗廷辩失利之机,进一步打压禅宗在江南的影响力并扶植教门势力。元初江南禅宗已如忽滑谷快天所说:“教家势力渐在禅师之上,虽有行秀门下并径山妙高等,不能挽回禅道之凋衰,有落日西倾之感。”^[28]

御讲三十六所中有慈恩宗讲所。史载“世祖皇帝……以慈恩教法未行东南方,选僧任教师者三十人,布江南诸路,择名山开讲。”^[29]忽必烈因慈恩宗未行江南,故选取教门僧人广布江南弘传唯识宗,足见其全力扶持慈恩宗的决心;此处所载弘传慈恩宗者“三十人”似为作者误记。又据释大新为东昌志德所作塔铭记载:“国朝以仁慈为政,笃尚佛教,又益信慈恩之学。先是,其学盛於北方,而传江南者无几。

至元二十五年,诏江淮诸路立御讲三十六,求其宗之经明行修者分主之,使广训徒。时东昌德公首被选,世祖召见,赐食与衣。奉旨来建康,住天禧、旌忠二寺。”^[30]江南慈恩之学传者无几,忽必烈因应设立御讲所之机,选求对于慈恩之学“经明行修”的教门僧人分主江南慈恩讲寺。东昌志德应诏被选,主持於南京之天禧寺、旌忠寺,以弘传慈恩之学。又据危素《天宁寺碑记》记载:“临江府大天宁寺在唐之先曰兴化寺……宋赐额‘天宁万寿’。绍兴十二年,更号报恩光孝禅寺……至元间,有旨命讲师三十有六即列郡诸寺大开讲席。灵岩泉公实来临江,改大天宁寺,易禅为教,所讲以《唯识论》为宗。传住山可公,创立教规,师徒有则。”^{[3]347}可知,三十六所乃列郡诸寺,其中可能大部分属于禅宗寺院,因设讲所而易禅为教,临江府天宁寺便是一例。灵岩泉公被选充任三十六御讲僧人之一,主持易禅为教之后的大天宁寺。他以讲《成唯识论》为宗,应系弘传慈恩宗的僧人;且其师徒相承,创立教规准则,可见该寺传承唯识宗已颇具规模。由此可知,当忽必烈设立御讲所之际,慈恩宗借此机缘已在江南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确切的弘传慈恩之学的寺院至少有五处。

还有天台宗讲所。黄潜为北溪长老所撰塔铭记载:“被旨南迈,主长生御讲於兴化,大弘圆顿之教。一音所及,随类得解,人以为一佛出世。硕儒魁士或欲预闻至道,必为之撤去藩篱,而开示以佛之境界,率皆生信而赞咏焉。”^{[17]243}从北溪智延大力弘传圆顿之教及为人开示佛之境界可知,他应系天台宗僧人。至元二十五年奉旨至江南主持兴化寺御讲所。北溪在此弘传天台之学得到了硕儒魁士们的赞叹崇信,亦可见天台宗在江南的影响。

从史传记载来看,三十六御讲所中可能还有华严宗讲所。据《续灯存稿》卷第四记载:“至元间,有贤首宗讲主奏请将江南两浙名刹易为华严教寺,奉旨南来抵承天。”^[31]贤首宗讲主欲将江南两浙地区的禅宗名刹改属华严宗,其中包括平江府承天能仁禅寺,后经该寺主持梦真禅师博引《华严经》要旨驰骋论辩使得承天寺改易教门之事作罢。但这条记载透露出华严宗亦在江南设有讲所并得以传播。

四、结 语

忽必烈以畅国威、隆国势的政治目的经略江南佛教。一方面设置江南释教总摄所,使其成为秉承忽必烈意志而管理江南佛教的地方僧官机构,任用以杨琏真加为代表的西番僧人为最高僧官。杨琏真

加忠诚地贯彻忽必烈的这一目的,率众盗挖故宋陵寝、废毁南宋宫室以修建佛教寺院,尤其是以宫室故基建立五寺一塔,更充满强烈的政治色彩,以断除南宋东山再起的希望。另一方面,以尊教抑禅的策略对南宋时期思想文化之重要代表的江南禅宗进行打压与分化,利用江南禅教寺院归属之争,易禅为教;通过杨琏真加主导的禅教廷辩,发难禅宗,使教冠於禅;设置江南御讲三十六所,扶植教门,压制禅宗。尊教抑禅使江南禅宗在南宋时期一家独大的地位受到压制,元初禅宗出现衰落气象,扶植了其他宗派在江南社会的力量,使得佛教内部各宗达到了相互的制衡。

参考文献:

- [1] 宋 濂. 元史: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 李修生. 全元文: 第37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138.
- [3] 李修生. 全元文: 第48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 [4] 陈高华. 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J]. 中华文化论丛, 2006(2), 82.
- [5] 李修生. 全元文: 第29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 [6] 郑元祐. 遂昌山人杂录[M]. 读书斋丛书本.
- [7] 宋 濂. 元史: 第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8] 宋 濂. 元史: 第15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9]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0] 释祥迈. 至元辨伪录: 第52册[M]. 大正藏.
- [11] 宋 濂. 宋濂全集: 第1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547.
- [12] 李修生. 全元文: 第2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282.
- [13] 陈高华. 元代新建佛寺略论[J]. 中华文化论丛, 2015, 117(1): 39.
- [14] 续佛祖统记: 卷1[M]. 卮新续藏. 第75册.
- [15] 李修生. 全元文: 第5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30.
- [16] 苏天爵. 元文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887.
- [17] 李修生. 全元文: 第30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 [18] 梅屋念常. 佛祖历代通载: 卷22: 第49册[M]. 大正藏.
- [19] 释志磐. 佛祖统记: 第49册[M]. 大正藏.
- [20] 曹 勋. 松隐集: 卷31[M]. 嘉业堂丛书本.
- [21] 释广宾. 杭州上天竺讲寺志[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7: 52.
- [22] 王 祯. 王忠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250.
- [23] 李 辉. 至元二十五年江南禅教廷诤[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3): 110.
- [24] 吴之鲸. 武林梵志[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6: 1.
- [25] 纪华传. 江南古佛: 中峰明本与元代禅宗[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25.
- [26] 李修生. 全元文: 第60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317.
- [27] 释如惺. 大明高僧传: 卷2: 第50册[M]. 大正藏.
- [28] 忽滑谷快天. 中国禅学思想史[M]. 朱谦之,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667.
- [29] 李修生. 全元文: 第25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538.
- [30] 李修生. 全元文: 第35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526.
- [31] 释通问. 续灯存稿: 卷2: 第84册[M]. 卮新续藏.

Discussion on Kublai Khan, Yang Lian-zhen-jia and Southern Buddhism

SUN Shao-f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Kublai's management over southern Buddhism had obvious political intention. First, he conducted systematic management over southern Buddhism by setting up the system of local administrators of the Sangha and appointed monk Yang Lian-zhen-jia to destroy the ancient palace of Song Dynasty for building Buddhist temple and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national prestige. Second, he repressed Zen,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southern social thought and culture, changed Zen into Buddhism by using the fight against the belonging of southern Zen temple, made Buddhism superior to Zen through Zen-Buddhism court debate led by Yang Lian-zhen-jia, set up 36 southern imperial lecture rooms to support Buddhism and repress Zen. The action of respecting religious sects and repressing Zen reduced the status of southern Zen and restrained its develop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it declined and the power of other sects in the southern society was supported.

Key words: Kublai Khan; Yang Lian-zhen-jia; respect religious sects and repress Zen; southern Buddhism

(责任编辑: 任中峰)